



新 世 纪 高 等 学 校 本 科 教 材

Zhongguo Lidai
Wenshu Jingxuan

中国历代文书精选

张庆民 编著



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
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新世纪高等学校本科教材
首都师范大学资助出版

中国历代文书精选

张庆民 编著



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
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历代文书精选/张庆民编著. —北京: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9. 9

ISBN 978-7-81119-782-2

I. 中… II. 张… III. 文书—中国—古代 IV. K206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78294 号

ZHONGGUO LIDAI WENSHU JINGXUAN

中国历代文书精选

张庆民 编著

责任编辑 王 建

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

邮 编 100048

电 话 68418523 (总编室) 68982468 (发行部)

网 址 www.cnupn.com.cn

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新华书店发行

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87mm×1 092mm 1/16

印 张 9.25

字 数 152 千

定 价 25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

导读

/1

第一单元

/28

入关告谕

刘 邦/28

和亲匈奴诏

刘 恒/30

唯才是举三令

曹 操/32

陈释教之弊诏

李 炎/36

第二单元

/40

加封孔子制

阎 复/40

废丞相敕

朱元璋/42

削吴三桂爵诏

爱新觉罗·玄烨/44

明定国是诏

爱新觉罗·载湉/47

逊位诏书

爱新觉罗·溥仪/50

第三单元

/53

谏逐客书

李 斯/53

陈情表

李 密/57

谏太宗十思疏

魏 徵/60

选派幼童赴美留学奏折

曾国藩 李鸿章/62

第四单元

/66

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

骆宾王/66

露布献捷文

杨复光/71

北伐檄文

宋 濂/74

讨袁檄文

孙中山/77

第五单元	/80
与曹操论盛孝章书	孔 融/80
与元微之书	白居易/83
答司马谏议书	王安石/87
狱中上母书	夏完淳/90
第六单元	/94
张中丞传后叙	韩 愈/94
段太尉逸事状	柳宗元/99
方山子传	苏 轼/105
左忠毅公逸事	方 苞/107
第七单元	/110
陶征士诔	颜延之/110
沈冈阡表	欧阳修/115
五人墓碑记	张 溥/120
祭妹文	袁 枚/124
请假启	鲍 照/129
第八单元	/130
女史箴	张 华/130
陋室铭	刘禹锡/133
训俭示康	司马光/135
杂诫五章	方孝孺/140
后记	/143

导 读

中国历代文书，是中国文化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要文书作品，在当时就产生了重要的影响，如刘邦《入关告谕》、曹操《唯才是举三令》等；有些文书作品本身就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种标志性明证，如朱元璋《废丞相敕》、爱新觉罗溥仪《逊位诏书》等；而有些作品则以其感人至深的情感力量穿越时空，如欧阳修《泷冈阡表》、袁枚《祭妹文》等……中国文书种类繁多，各具特色，异彩纷呈。

“文书”一词，《辞源》列其四意，一、诗书古籍；二、公文、案卷；三、契约；四、文章与书法。^①本书主要取其第二义，所选历代文书作品，主要是历代各种公文。自然，选取篇目时，标准更宽泛了些，重在实用性这一特点——当然也考虑到文学性这一因素。

中国的文书产生很早，现存的殷商甲骨卜辞以及铜器铭文，其中有些可算是当时的文书了。秦、西汉时期，各类文书已很发达，而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并未专门收录。对此，刘勰曾有说明，《文心雕龙·章表第二十二》称：

按《七略》《艺文》，谣咏必录；章表奏议，经国之枢机，然阙而不纂者，乃各有故事，而布在职司也。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乃是东汉史家班固根据西汉学者刘向、刘歆父子的《七略》（包括《辑略》《六艺略》《诸子略》《诗赋略》《兵书略》《术数略》

① 《辞源》第二册，商务印书馆，1998年6月第11次印刷，第1360页。

《方技略》“删其要”而成^①，其中载“诗赋百六家，千三百一十八篇。”^②但对章、表、奏、议等却没有独辟一类，乃因它们按照旧章各有主管部门，因而分散在各类中，如《艺文志》中的《尚书》类、《礼》类、《春秋》类、《论语》类分别录《议奏》四十二篇、三十八篇、三十九篇、十八篇等。萧统编《文选》，收录诏二篇，册一篇，令一篇，教二篇，表十九篇，上书七篇，启三篇，弹事三篇，笺九篇，奏记一篇，书二十四篇，檄五篇，对问一篇，设论三篇，序九篇，颂五篇，赞二篇，符命三篇，史论九篇，史述赞四篇，论十三篇，箴一篇，铭五篇，诔八篇，哀三篇，碑文五篇，墓志一篇，行状一篇，吊文二篇，祭文三篇；上述作品，囊括了后世常提及的主要文书种类。因而，《文选》所收这些作品，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此前不同文书类型的发展状况，——当然，《汉书》《三国志》以及裴松之注、《后汉书》《宋书》等正统史书以及作家个人的著作集中，收录了更多的不同种类的文书作品。而另一方面，《文选》所收各种文书作品，在某种程度上讲，具有典范性的意义，对于我们了解中国文书文体之发展，是不可或缺的珍贵文献。

对于不同种类的文书作系统考察的，当然要推刘勰。《文心雕龙》不是专论文书类作品的，但其中涉及不同种类之文书者，则不容忽视。刘勰将各种文体之渊源，溯于《五经》，《文心雕龙·宗经第三》称：

故论说辞序，则《易》统其首；诏策章奏，则《书》发其源；赋颂歌赞，则《诗》立其本；铭诔箴祝，则《礼》总其端；纪传盟檄，则《春秋》为根……^③

对此，纪昀早已指出：

此亦强为分析，似钟嵘之论诗，动曰源出某某。^④

纪昀的话，有其合理处，因为将不同文体皆溯源《五经》，确有牵强

① 汉班固撰，唐颜师古注《汉书》，中华书局，1962年6月第1版，第1701页。

② 汉班固撰，唐颜师古注《汉书》，中华书局，1962年6月第1版，第1755页。

③ 本文所引《文心雕龙》文本，据王利器校笺《文心雕龙校证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年8月第1版。

④ 南朝梁刘勰著，清纪晓岚评《纪晓岚评文心雕龙》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道光十三年刊本。

之处。但刘勰对于不同种类文书的论析：包括源起、发展和特点等，对于我们了解中国文书文体之发展、演变，具有重要参考价值。本文即以《文心雕龙》所论主要文书文体为核心，考察中国文书之重要文体之源起、流变等问题。

二

《文心雕龙》五十篇，涉及不同种类文书的有《祝盟》《铭箴》《诔碑》《哀吊》《诏策》《檄移》《章表》《奏启》《议对》《书记》等；这些文书种类，是中国文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。换言之，《文心雕龙》所涉及不同种类文书，几乎囊括了中国常见文书的主要文体和类型。因而，了解刘勰所论不同文书，对于我们理清这些文书之源起和发展，是十分必要的。以下即分别考察之。

《文心雕龙·祝盟第十》论祝之起源、发展：

天地定位，祀遍群神。六宗既禋，三望咸秩，甘雨和风，是生黍稷，兆民所仰，美报兴焉。牺盛惟馨，本于明德，祝史陈信，资乎文辞。昔伊耆始蜡，以祭八神。其辞云：“土反其宅，水归其壑。昆虫毋作，草木归其泽。”则上皇祝文，爰在兹矣。舜之祠田云：“荷此长耜，耕彼南亩，四海俱有。”利民之志，颇形于言矣。至于商履，圣敬日跻，玄牡告天，以万方罪己，即郊禋之词也；素车祷旱，以六事责躬，则雩禘之文也。及周之太祝，掌六祝之辞，是以庶物咸生，陈于天地之郊；旁作穆穆，唱于迎日之拜；夙兴夜处，言于祔庙之祝；多福无疆，布于少牢之馈；宜社类禘，莫不有文。所以寅虔于神祇，严恭于宗庙也。自春秋以下，黷祀谄祭，祝币史辞，靡神不至……

对于刘勰所论，周振甫进一步解释：

祝是古代向神祈祷的官，《周礼·春官》中有太祝、小祝等官。太祝向神祷告的话也称祝。这种祷告因内容不同而有种种名称。祭神求福的话叫祝，叫祷，祭神咒敌的话叫诅，呼告神来求福的叫祈，谢神报赛的叫祠，总称祝文。祝文虽有种种名称，主要是两类：一是告神求福，称祝；一是告神咒敌，称诅。像伊耆氏的蜡辞，舜的祠田，汤的告天、祷旱，虽有称祠、称

告、称祷的，都是祝文。再像《古文苑》载的《秦诅楚文》，是诅。^①

关于祝文之特点和法式，《祝盟》称：

凡群言务华，而降神务实，修辞立诚，在于无愧。祈祷之式，必诚以敬；祭奠之楷，宜恭且哀；此其大较也。

强调祝文重在“务实”，而非“务华”。

关于盟之源起、演变，《祝盟》称：

盟者，明也。骅毛白马，珠盘玉敦，陈辞乎方明之下，祝告于神明者也。在昔三王，诅盟不及，时有要誓，结言而退。周衰屡盟，弊及要劫，始之以曹沫，终之以毛遂。及秦昭盟夷，设黄龙之诅；汉祖建侯，定山河之誓。然义存则克终，道废则渝始，崇替在人，咒何预焉。

周振甫进一步解释曰：

盟是结盟时对神立誓，也属于告神的话，所以与祝文并称。在春秋以前，没有歃血结盟的记载，所以说“在昔三王，诅盟不及”。^②

关于盟之特点、法式，《祝盟》称：

夫盟之大体，必序危机，奖忠孝，共存亡，戮心力，祈幽灵以取鉴，指九天以为正，感激以立诚，切至以敷辞，此其所同也。

但刘勰也强调：

若夫臧洪歃辞，气截云霓；刘琨铁誓，精贯霏霜；而无补

① 南朝梁刘勰著，周振甫注《文心雕龙注疏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1年11月第1版，第113—114页。

② 南朝梁刘勰著，周振甫注《文心雕龙注疏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1年11月第1版，第114页。

于晋汉，反为仇讎。故知信不由衷，盟无益也。

然非辞之难，处辞为难。后之君子，宜存殷鉴，忠信可矣，无恃神焉！^①

强调要讲忠信，而“无恃神焉”。——这在迷信盛行的封建时代里，实在比单纯强调笃信鬼神要合理得多、进步得多！

三

《文心雕龙·铭箴第十一》论铭之源起、涵义：

昔帝轩刻舆几以弼违，大禹勒笋簏而招谏，成汤盘盂，著日新之规，武王户席，题必戒之训，周公慎言于金人，仲尼革容于敬器，则先圣鉴戒，其来久矣。故铭者，名也，观器必也正名，审用贵乎盛德。

周振甫解释：

铭是刻在器物上的文字，它的内容可分为三：一是题记，二是记功德，三是表警戒。第一种不成为文章，作为铭文应该只是后两种。^②

关于铭文的形式及其发展，周振甫进一步解释说：

就铭文的形式说，先秦铭文不限于韵语，像孔悝《鼎铭》，是散行无韵。两汉铭文，像班固《封燕然山铭》：“烁王师兮征荒裔，剿凶虐兮截海外。”用《楚辞》体。张衡《绶简铭》：“懿矣兹简，爰藏宝珍。”用四言韵语。崔瑗《座右铭》：“无道人之短，无说己之长。”五言韵语。蔡邕《鼎铭》，不用韵。铭文像这样由没有一定形式逐渐趋向四言韵语，要求整齐凝练。像张载《剑阁铭》、鲍照《石帆铭》等都是。到了唐宋古文家，又突破四言韵语

① 《文心雕龙·祝盟》。

② 南朝梁刘勰著，周振甫注《文心雕龙注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1年11月第1版，第124页。

的形式，有用散行韵语的，有不用韵的。像苏轼《徐州莲华漏铭》：“目识多寡，手知重轻。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计者，必付之于度量与权衡。”苏轼《九成台铭》，散行不用韵。这样看来，用韵的铭实际是诗，有歌颂功德的，有写哲理、有咏物的。无韵的铭是杂文。^①

关于箴之义，之兴，之发展，《铭箴》称：

箴者，针也，所以攻疾防患，喻针石也。斯文之兴，盛于三代，夏商二箴，余句颇存。及周之辛甲，百官箴阙，唯《虞箴》一篇，体义备焉。迄至春秋，微而未绝。故魏绛讽君于后羿，楚子训民于在勤。战代以来，弃德务功，铭辞代兴，箴文萎绝。至扬雄稽古，始范《虞箴》，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……

对此，周振甫进一步解释说：

箴是攻疾防患，就攻疾说，是讥刺缺失；就防患说，是用作警戒。《左传》襄公四年魏绛讲的《虞箴》，一方面是讥刺夷羿沉迷于畋猎，不顾国事；一方面是引以为戒，所以结语说：“兽臣司原，敢告仆夫。”《左传》宣公十二年引述楚子的箴，只有“民生在勤，勤则不匮”两句，那就只有警戒，没有讥刺。后来扬雄作的官箴全仿《虞箴》……从《虞箴》到扬雄的官箴，所讥刺的都是古代的缺失，这种讥刺实际上也是用作警戒的，可以说是刺古以戒今。^②

周振甫通过对箴之创作考察，就箴之形式、内容之某些变化论析：

……以上都是官箴，多数用四言韵语，而温峤的《侍臣箴》不限于四言。到韩愈作《五箴》，是自讼自励，多用四言韵语，也不受四言韵语的束缚，如《游箴》：“余少之时，将求多能，蚤（早）夜以孜孜。余今之时，既饱而嬉，蚤夜以无为。呜呼余乎，

① 南朝梁刘勰著，周振甫注《文心雕龙注释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1年11月第1版，第125页。

② 南朝梁刘勰著，周振甫注《文心雕龙注释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1年11月第1版，第125—126页。

其无知乎！君子之弃，而小人之归乎！”在内容上有所突破。官箴中有规讽的，像嵇康《太师箴》：“刑本惩暴，今以胁贤。昔为天下，今为一身。下疾其上，君猜其臣。”张华《女史箴》，是“惧后族之盛，作《女史箴》以讽。”在当时说来，是较有意义的作品。^①

由官箴到自讼自励，见出箴之流变。

关于箴、铭之异同及其法式、特点，《铭箴》称：

夫箴颂于官，铭题于器，名目虽异，而警戒实同。箴全御过，故文资确切；铭兼褒赞，故体贵弘润；其取事也必核以辨，其摘文也必简而深，此其大要也。

刘勰所谓“体贵弘润”，与陆机《文赋》所谓“铭博约而温润，箴顿挫而清壮”旨似。

四

谏之源起、发展，《文心雕龙·谏诤第十二》称：

周世盛德，有铭谏之文。大夫之材，临丧能谏。谏者，累也；累其德行，旌之不朽也。夏商已前，其详靡闻。周虽有谏，未被于士。又贱不谏贵，幼不谏长，其在万乘，则称天以谏之。读谏定谥，其节文大矣。自鲁庄战乘丘，始及于士；逮尼父之卒，哀公作谏，观其愁遗之辞，呜呼之叹，虽非睿作，古式存焉。至柳妻之谏惠子，则辞哀而韵长矣。暨乎汉世，承流而作……

周振甫解释：

谏是古代贵族死后，累计他生时德行，用来确定谥号的。谏的内容，有叙述功德、褒扬忠烈的，……也有称美姿容和聪

^① 南朝梁刘勰著，周振甫注《文心雕龙注释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1年11月第1版，第126页。

慧的……^①

关于诔文之制、之旨，《诔碑》称：

详夫诔之为制，盖选言录行，传体而颂文，荣始而哀终。论其人也，暖乎若可觐；道其哀也，悽焉如可伤。此其旨也。

周振甫进一步解释：

对诔的写作要求，“所讥者烦秽、繁缓，所取者伦序、简要、新切”。它叙述死者的生前德行，要似传而不繁。它荣始而哀终，不专在抒哀。这才说明了诔的特点。^②

关于碑之源起、发展，《诔碑》称：

碑者，埤也。上古帝皇，纪号封禅，树石埤岳，故曰碑也。周穆纪迹于弇山之石，亦古碑之意也。又宗庙有碑，树之两楹，事止丽牲，未勒勋绩。而庸器渐缺，故后代用碑，以石代金，同乎不朽，自庙徂坟，犹封墓也。自后汉以来，碑碣云起……

周振甫进一步解释说：

碑的来源有两种：一是帝王封禅祭天在山上竖石称碑，后来刻石颂功德；二是在官室宗庙里竖木称碑。后来竖木在圜前，用索子盘棺上下，转为用石，上刻死者籍贯，作为碑文。

这种碑文，相传在西汉就有了。……到了后汉，有碑有碣，碑石上方，碣石上圆。^③

关于碑之体、之制以及与铭、诔的关系，《诔碑》称：

① 南朝梁刘勰著，周振甫注《文心雕龙注释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1年11月第1版，第134页。

② 南朝梁刘勰著，周振甫注《文心雕龙注释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1年11月第1版，第134页。

③ 南朝梁刘勰著，周振甫注《文心雕龙注释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1年11月第1版，第134页。

夫属碑之体，资乎史才，其序则传，其文则铭。标序盛德，必见清风之华；昭纪鸿懿，必见峻伟之烈；此碑之制也。夫碑实铭器，铭实碑文，因器立名，事先于谏。是以勒石赞助者，入铭之域；树碑述亡者，同谏之区焉。

周振甫进一步解释说：

序是记生平，铭是赞德行，序不用韵，铭用韵。……由于碑所放的处所不同，碑文的形式内容不同，又定出各种不同的名称来。称墓志的，有志无铭；称墓志铭的，有志有铭，有的还有序：都埋在圹内。志文有记死者世系、名字、爵里、行状、年寿、卒葬年月、子孙的，有详叙死者的功德的，有议论的，以前两者为正体，后为变体。称墓志的，指立在墓上的碑；称神道碑、阡表的，指立在墓道上的碑。放在圹内的墓志，正方而上有盖，盖下大上小，上面刻着某朝某官某人墓志，这叫书盖。立在墓上的碑，是长方形，碑上的题字，称篆额。在碑的背面的题辞，称碑阴。

对于碑文的写作，刘勰称为“其序则传，其文则铭”。但刘勰的所谓传，只是叙事，“其叙事该而要”，并不含有传记文学的意味。……就其序则传来说，很少看到像《史记》中传记那样的文章。这又说明碑志的其序则传是从谏文来的，跟《史记》的传记是两回事。谏文的叙事是为定谥用的，只要累其德行，不需要刻划人物。传记主要在写人，即使没有德行可累，要是其人可传还是要为他作传的。……因此，碑文可取的不多，这跟碑文不用传记写法有关，也跟碑文受到篇幅的限制有关。^①

五

关于哀之源起，《文心雕龙·哀吊第十三》称：

赋宪之溢，短折曰哀。哀者，依也。悲实依心，故曰哀也。

^① 南朝梁刘勰著，周振甫注《文心雕龙注释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1年11月第1版，第135—136页。

以辞遣哀，盖下流之悼，故不在黄发，必施夭昏。

周振甫结合哀文之创作，解释说：

哀是用来哀悼夭折者的文辞。《书·洪范》：“一曰凶短折。”疏引郑玄说，以为未龀（废牙，男八岁，女七岁）而死曰凶，未冠（二十岁加冠）曰短，未婚曰折。那末哀辞就是哀悼未满二十岁或未婚而死者的文辞。《诗·秦风·黄鸟》是诗，内容哀悼奄息、仲行、针虎三人给秦穆公殉葬，不是哀悼凶短折，所以刘勰把他们说成“事均夭枉”。但哀文并不限于夭折，像《文选》里有潘岳《哀永逝文》、颜延之《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》、谢朓《齐敬皇后哀策文》都是，可说是哀文的流变。^①

关于哀之特点、法式，《哀吊》曰：

原夫哀辞大体，情主于痛伤，而辞穷乎爱惜。幼未成德，故誉止于察惠；弱不胜务，故悼加乎肤色。隐心而结文则事愜，观文而属心则体奢。奢体为辞，则虽丽不哀；必使情往会悲，文来引泣，乃其贵耳。

关于吊之源起、流变，《哀吊》称：

吊者，至也。《诗》云：“神之吊矣。”言神至也。君子令终定谥，事极理哀，故宾之慰主，以至到为言也；压溺乖道，所以不吊矣。又宋水郑火，行人奉辞，国灾民亡，故同吊也。及晋筑鹿台，齐袭燕城，史赵苏秦，翻贺为吊，虐民構敌，亦亡之道。凡斯之例，吊之所设也。或骄贵以殒身，或猜忿以乖道，或有志而无时，或行美而兼累，追而慰之，并名为吊。

周振甫解释说：

吊是慰问生者遭遇凶丧灾祸，像《左传》庄公十一年，宋国遭到水灾，鲁庄公派人去慰问，才是吊。从慰问生者转为哀悼

^① 南朝梁刘勰著，周振甫注《文心雕龙注释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1年11月第1版，第144页。

死者，像贾谊的《吊屈原文》，那是吊的转变。《文选》里吊文和祭文分为两类，实际上是一致的。贾谊的《吊屈原文》，跟颜延之的《祭屈原文》，属于同一类……《古文辞类纂》立哀祭类，说明哀、吊、祭的原始意义，虽有哀夭折、吊慰生者、祭死者的不同，但就它的流变说，三者的内容已经合而为一，只是在形式上还有些分别。像祭文开头，都有其年月日，某某致祭的话，哀吊就没有这个开头。至于内容，都离不开称美死者和兼表哀悼。要是死者确实有德行可称，或作者和死者确实有真挚感情，这样的哀祭文就是有内容的。^①

关于吊之特点、法式，《哀吊》称：

夫吊虽古义，而华辞未造；华过韵缓，则化而为赋。固宜正义以绳理，昭德而塞违，剖析褒贬，哀而有正，则无夺伦矣。

周振甫联系哀祭文之发展情况，论析：

就吊文的要求说，吊古所以伤今，也在为后来的鉴戒……吊祭不限于吊古，还有吊祭同时人的。这方面，古文家写了许多的祭文。它的内容，不外写交情和论人物。像李翱《祭吏部韩侍郎文》……大概写交情贵在真挚，论人物贵在能见其大，那就不是刘勰对吊文的要求所能概括了。在形式上，古文家的祭文，有散行押韵和散行不押韵的，这又和魏晋六朝的哀祭文不同。不押韵的像韩愈的《祭十二郎文》，重在抒情；押韵的像欧阳修的《祭石曼卿文》，既论人物又兼抒情。这些可以看到吊祭文的流变。^②

六

史传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《文心雕龙·史传第十

^① 南朝梁刘勰著，周振甫注《文心雕龙注释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1年11月第1版，第144—145页。

^② 南朝梁刘勰著，周振甫注《文心雕龙注释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1年11月第1版，第146页。

六》论史、传之源起、流变称：

轩辕之世，史有仓颉，主文之职，其来久矣。《曲礼》曰：“史载笔。”史者，使也；执笔左右，使之记也。古者左史记言，右史书事。言经则《尚书》，事经则《春秋》也。唐虞流于典谟，夏商被于诰誓。洎周命维新，姬公定法，紬三正以班历，贯四时以联事，诸侯建邦，各有国史，彰善癉恶，树之风声。自平王微弱，政不及雅，宪章散紊，彝伦攸斁。昔者夫子闵王道之缺，伤斯文之坠，静居以叹凤，临衢而泣麟，于是就太师以正《雅》《颂》，因鲁史以修《春秋》，举得失以表黜陟，征存亡以标劝戒；褒见一字，贵踰轩冕；贬在片言，诛深斧钺。然睿旨幽隐，经文婉约，丘明同时，实得微言；乃原始要终，创为传体。传者，转也；转受经旨，以授于后，实圣文之羽翮，记籍之冠冕也。

周振甫进一步解释：

这篇里讲了历史书和历史散文，从传说中的黄帝史官仓颉说起。按我国的记事文字，当始于殷商时期刻在甲骨上的卜辞，记贞卜事，还不能算史。到了周代有史官，但左史记言、右史记事的说法，指记言记事有所侧重是可以的，说记言记事分开是不可信的，因为言和事是不好分开记的。《文史通义·书教》上：“左史记言，右史记事，其取不见于《周官》，其书不传于后世。”又认为以言为《尚书》、事为《春秋》的说法不可信：“夫《春秋》不能舍传而空存其事目，则左氏所记之言，不啻千万矣。《尚书》典谟之篇，记事而言亦具焉；训诰之篇，记言而事亦见焉。古人事见于言，言以为事，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也。”不过《尚书》偏重记言，《春秋》只是记事；正如《国语》偏重记言，《左传》偏重记事，这种分别是有的。^①

关于史传之写作目的，法式以及写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，《史传》称：

^① 南朝梁刘勰著，周振甫注《文心雕龙注疏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1年11月第1版，第182—183页。